

俄罗斯帝国的教父

——彼得大帝

(俄国 1672 ~ 1725)



* 人物点评

彼得大帝对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实行的种种改革，为俄国的强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获得了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马克思称彼得大帝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他对于后代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 传世名言

上帝的年历被毁坏了，现在遵循的是魔鬼的年历。

一、少年沙皇夺回军政大权

公元 17 世纪末，生活在北方广袤大地的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危机。当时，经几代沙皇 100 多年的扩张，俄国的版图已扩展到西至第聂伯河上游，东抵鄂霍次克海，北达北冰洋，南临里海西北岸；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封建大帝国，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但是，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发达国家相比，此时的俄国仍然十分贫穷、落后，没有摆脱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状态。

1669 年，皇后玛丽在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生下第 11 个孩子后，悄悄离开了人间，可惜所生 5 男 6 女有出息的不多。5 个男孩中有 3 个夭折，剩下的费奥多尔和伊凡两人却很不如人意。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索菲娅，她聪明，精力充沛，但沙皇不愿把女流之辈作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继承人。无奈，沙皇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新任皇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纳雷什金娜身上。纳塔利娅不负其所望，在婚后的第二年，即 1672 年 5 月 20 日，为沙皇生了一个胖小子，取名为彼得。一个给沙皇、给全俄罗斯带来希望的北极星就这么诞生了。从此，他便成了宫庭内外矛盾斗争的焦点；从此，她将这头受伤的北极熊逐步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冲向欧洲，冲向世界。

彼得出生后，人们在圣母安息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庆贺祈祷。

对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彼得从降生时起就是王朝的“希望”。

彼得的体质不像其父亲，而像其母亲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像其母亲的纳雷什金家族。不论是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还是纳雷什金家族，都坚定地确信，这个结实健康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把皇冠戴到自己头上，会把帝王权杖和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

奶妈在彼得身边侍候到他两岁半，当没有了她们时，幼儿园里仍有许多保姆和宫女侍候。皇子本人喜爱喧闹的活动性游戏。到三、四岁时，彼得的爱好就已表现出来了，他所喜爱的玩具全都与军事“游戏”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皇子的幼年时代就是这样在游戏和娱乐中度过的。当不幸降临于沙皇家庭时，孩子已4岁了。

由于患坏血病和水肿，沙皇早已身体不适。1676年1月19日，他病倒了，过了9天便辞世。

彼得的同父异母兄长费多尔拖着孱弱多病的身体被大领主们推上了克里姆林宫中的宝座，加冕为沙皇费多尔三世没过几年，1682年5月7日，短命无嗣的沙皇费多尔三世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费多尔三世死时无嗣，在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当时，能继承皇位的可以是伊凡，也可以是彼得。

在大主教若阿辛的建议下，刚满10岁的彼得被立为沙皇。皇后的家族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此时，早就觊觎皇位的彼得的同父异母姐姐索菲娅公主，并不甘心于本家族的失败。她暗中活动，策划了一个利用射击军叛乱来夺取政权的密谋。

射击军建粒于伊凡四世时期（1550），为俄国最早装备火器的常备军。和平时期，队伍通常分驻各大城市特划区，依靠

国家薪饷并兼营部分手工业为生。费多尔当政后，大贵族开始削减前代沙皇给予军队的种种特权，加上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收入也逐渐减少，蛮横的军官经常借机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使得这支怨声载道的队伍随时成为可被利用来引发暴乱的工具。索菲娅依靠自己的党羽，成功地在他们中煽起了对掌权的纳雷什金家族的怒火，并向他们传播谣言，说这个家族已杀害皇子伊凡。

怒不可遏的射击军在 1682 年 5 月 15 日，擂响了向宫廷进军的战鼓。被包围的王宫四处响彻着惩办杀害伊凡凶手的呐喊。纳塔利娅皇后为狂怒的人群所震慑，她手拉伊凡、彼得两兄弟，出现在宫门的台阶上，希望用事实平息射击军的不满。但是，受人唆使的军队不肯善罢干休，他们在“严惩叛徒领主”的呼喊声中，把多尔戈鲁基亲王拉下廷阶，用乱枪戳死，接着又杀死了辅政马特维耶夫，皇后的两个兄弟亦未能幸免。暴乱变成了有目的屠杀。年幼的彼得，惊恐万状，血腥的恐怖震撼了他的心灵，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接下来，事变亮出了它的本来目的：伊凡在射击军的要求下，与彼得并立为沙皇；在他们未成年时，由索菲娅公主担任摄政。索菲娅借助射击军的力量扫荡了纳雷什金家族，以后又把射击军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从此开始了索菲娅的 7 年统治。

失势的彼得母子，被迫迁居京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离宫。在这远离京都的乡间，彼得度过了他那传奇式的少年岁月。这是一个半是沙皇、半是王子，同时又是顽童的奇特的混合时期。作为沙皇，他必须同伊凡一道履行公事、装饰门面，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接见”外国使节，在相关文件上签字；

作为王子，他必须按规定学习文化，接受皇室的各种教育。由于庄严的活动并不那么频繁，加上负责他学习的启蒙先生也非执教严格的饱学之士，这就使得他有可能更多地扮演顽童的角色。乡间的广阔天地，与农家子弟不分尊卑的交往，冲淡了宫廷传统陈腐思想的束缚，使他的身心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获得健康的发展。

所以，远离克里姆林宫的生活，也许正是造就改革家所需要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的外表和精神面貌均已发生变化。乡间的简朴生活和不断的军事操练，赋予他生命活力，使他发育为一个身材高大、体魄雄健的热血青年。广泛的交流和长期深入下层人的经历，使他变得粗犷豪爽、情感奔放。一个富于进取、雄心勃勃的变革新星，开始在俄罗斯守旧传统的上空，冉冉升起。

相形之下，蛰伏宫中、玩弄阴谋的索菲娅，在经历了 7 年的平庸统治之后，已开始走向权力的尽头。她所倚重的射击军，因多次遭受愚弄，已不再简单地听命于她的差遣；由她的宠臣戈利津公爵亲率的两次克里米亚远征，无果而终，大大败坏了她的威信。摄政的统治已开始变得不得人心。彼得的茁壮成长，加重了索菲娅的忧虑，力量日渐雄厚的少年兵团已不容低估；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的人心已开始倾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双方的关系已突破过去表面上的平静，公开的敌对已变得日益明显。彼得的拥戴者，对索菲娅与两个沙皇联名签署文件的权力，表示不满；彼得本人则对异母姐姐参与宗教游行的褻神行为，进行公开抵制。新的冲突在 1689 年 7 月达到高潮。双方斗争的结局就要来临了。正如在一切险恶环境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期待的结局，总以出人意料的形式表现出来。

1689年8月7日深夜，克里姆林宫警报长鸣，响起了召集射击军的信号。有人放出谣言，说彼得的少年军团正向莫斯科进发。但是，事件暴露了索菲娅急于夺权的野心，沙克洛维蒂策动政变的阴谋已到处传扬。久受蒙骗的军队失去了对摄政的信任，大批地来到三圣修道院，向彼得效忠。贵族领主的态度也开始松动，一些人期待追随青年沙皇去建功立业。索菲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被迫以退为进，要求讲和。起初，她派大主教前往调解，谁知老者同情彼得，竟一去不返。索菲娅只得亲自出城试探，但行至中途，就被命令返回。彼得已转守为攻，双方的角色已完全调换。索菲娅被迫交出祸首沙克洛维蒂。后者及其同伙，经过严刑拷打，于9月10日被处死。最后，索菲娅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关进新圣母修道院。经历了7年的漫长等待与抗争，血雨腥风的权力之争，最终以彼得的胜利而告终。

战胜索菲娅，也使皇兄伊凡从此无足轻重。尽管直至1696年去世，他仍然以沙皇身份例行公事，但在实际上，彼得已大权独揽。他在17岁零4个月时，已成为全俄罗斯的主宰。

二、第一次远征

彼得夺得了国家大权之后，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对治理国家显得漠不关心。他仍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只有在母后纳雷什金娜的劝说下，他才极不情愿地穿上华丽而又沉重的皇袍去参加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活动。精力充沛的彼得依旧沉溺于他的“战争”游戏之中，不愿在朝政上花费心思。在那些日

子里，彼得既不出席领主杜马，也很少过问国内外大事，国家事务基本上由母后纳雷什金娜和彼得的几个亲信掌管。

克里姆林的宫殿是沙皇的住所。在彼得幼年时，这住所被索菲娅公主和共同统治者伊凡所占据。名门望族的眼光紧紧盯着克里姆林宫。他们把子孙后代的功名富贵跟克里姆林宫当政王朝的代表人物的命运拴在一起。政府的活动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任命由那里发出，盛典和外交仪式在那里举行。

纳雷什金娜皇后和儿子居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处于失宠的地位。它虽然离莫斯科近在咫尺，却象个按照另一种规律生活的内地省份，在这里，宫廷里的繁文缛节约束不了彼得的行动，扼杀不了他好动爱说的性格。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人也不同一般。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围绕在彼得身边的年轻人都不嫌弃军事游戏带来的沉重体力劳动；通过这些游戏，他们建立了一种原则上与在克里姆林宫里迥然不同的特殊关系。

青年彼得的政府是个庸碌无能的政府。这种庸碌无能的痕迹是一望而知的；只要翻翻彼得登极初期关于立法工作的记录簿就一览无余了。那里面既找不到任何工作计划，也看不到指明方向的坚强有力的手。它总是当事件的尾巴，好象它的任务只是应付眼前的要求而已。只有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津公爵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彼得留居三圣修道院时，戈利津是他的主要顾问。根据公爵的建议，彼得给了他姐姐以招架不住的打击。

彼得同他周围的人们的交往是受了他那豪爽、好动、生机勃勃性格的影响；这种性格决不是长期与世隔绝或者耽于宴游的生活环境所能培育出来的。

彼得善于笼络人心的不拘一格地提极有用之才，为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694年1月25日，彼得的母后纳塔利雅·基里洛芙娜·纳雷什金娜去世。在母亲弥留之际，彼得深情地同她告别后，就立即返回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后来他连母亲的葬礼也没参加。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独特，宁愿一个人忍受着失去生母的痛苦，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悲伤而以为他软弱。葬礼后的第三天，彼得独自一人来到了无限怀念的母亲墓前，痛哭了一场。

母亲的去世对彼得来说，是其一生之中的转折点，那几乎耗尽他全部精力和意志的“战争”游戏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彼得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战争”游戏，可他雄心勃勃地独立执政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仍是战争——远征亚速。

17世纪的俄罗斯已经有着辽阔的疆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实际上它却更像一个内陆国家，因为北部和东部的绵长的海岸线当时还不具有经济价值，唯一与欧洲相连并可以利用的港口只有白海岸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但这个俄罗斯的海上门户一年之中竟有9个月的封冻期，而且离俄罗斯的经济中心区域较远。西部的波罗的海和南部的黑海应该是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最佳通道的出口。然而，当时这里分别为瑞典和土耳其占领，俄罗斯对外贸易的通道在门口被堵住了。尤其是黑海北岸为土耳其的藩属克里米亚鞑靼人占领，他们年复一年地对俄罗斯南部各县进行毁灭性的侵袭劫掠。顿河河口耸立着土耳其人筑起的城堡——亚速（距河口7公里，即现在的罗斯托夫）。

彼得的目光首先盯住了黑海沿岸并很快下定了决心。1695年1月彼得下令准备远征亚速城，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在此后

的几个月里，彼得和他的亲信们详细地讨论了未来的行动，制定了远征计划。

1695年3月，远征亚速的俄罗斯大军分两路同时踏上征途。在远征军中，彼得和以前玩战争游戏一样，不担任任何指挥职务，仍是普通炮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他在这时写给别人的信中署名是“炮手 PITER”。但实际上，彼得是全军的最高统帅、总指挥。只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是个经验不足的统帅、沉不住气的总指挥。5月末，俄罗斯远征军进抵亚速城下。

按照原定计划，俄罗斯远征军一分为三，戈洛文、列福尔特和戈登各率一部队将亚速城团团围住。被包围的土耳其人并不害怕，他们的城防实在是太坚固了。同时，由于俄军没有海军，无法阻止土耳其舰队将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运至亚速城内。当时在俄军服役的荷兰水手雅各布·扬森临阵投敌，告诉土耳其人俄军有睡午觉的习惯后，土耳其军队竟趁俄军午休之际，大举出击，毙伤俄军数百人。围城无效，俄军开始向城墙挖掘堑壕，准备突击攻城。8月5日，当堑壕挖至离城墙不足30俄丈时，尽管攻城的准备并未就绪，彼得还是轻率地下令进攻。由于炮兵及各个突击队之间未能协调一致，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因土耳其军的反攻遭受了很大损失。一直靠游戏兵和模型进行“战争”的彼得，对此并未作出清醒的分析，找出失败的原因，仍然下令继续挖沟。9月底，当堑壕挖至城墙根下时，彼得又没有根据地乐观起来，“城内已用战神之犁耕耘，种子已经播下，直待到时收获。”可是，第二次攻击又没有成功。10月初，俄军不得已撤军返回。一个月后，回到了莫斯科。入城时，这次远征的唯一战利品——一个土耳其俘虏被押

解着走在远征军的最前面。

彼得对这次他自己所说的“没有攻克亚速的远征”并无文过饰非之意。反而，殚思竭虑地探询失误的原因。首先，工兵素质太差，炸药炸不开城墙，反把围城的俄军炸死不少；第二，指挥系统不协调，本应同时开始的突击却参差不齐。最重要的是，俄国没有海军，因而不能完全有效地封锁亚速城；切断水路供应，阻止土耳其人的增援。

针对这些问题，彼得马上开始对俄军进行认真的调整、完善，并着手实施一个伟大而又影响深远的计划——创建海军。但俄罗斯从来没有过海军，要创建海军，最难的就是建造军舰。1696年2月，彼得离开了莫斯科前往沃洛涅什造船厂，大胆而又果断地迎接这一挑战，亲临现场指挥造船。有时彼得像一个普通的木匠一样，手执利斧亲自参加劳动。尽管当时打造的只是一些平底木船和帆桨并用的大船，但这毕竟是后来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初始前身。

1696年5月初，奉沙皇彼得之命，集结于沃洛涅什的第二次远征亚速的陆军和新建的由27艘舰只组成的海军舰队，挥师南下。是月底，俄罗斯远征军抵达亚速，随即夺占了去年俄军在此挖掘的堑壕，并开始炮轰城墙。这时新建的海军舰队发挥了威力，先是哥萨克乘船袭击了亚速城外满载粮秣弹药的土耳其船队、并将其歼灭。随后，进入亚速海的俄罗斯舰队又成功地拦截了满载4000士兵和大量物资多次企图冲入亚速城的土耳其救援舰队。陆上包围，海上封锁，亚速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在俄军日益猛烈的炮击下，6月19日内外交困的土耳其守军只好投降。

此次战役中，彼得不仅是运筹帷幄的总指挥，而且亦是勇

敢无畏的“第一炮手”。他常常亲临前线，或在军舰上，或在堑壕里毫无畏惧地亲手开炮向敌人射击。

激烈的战斗把亚速城几乎夷为平地。彼得立即组织力量重新修复城防要塞，同时为了今后海军的发展选定了优良港湾塔干罗格作为军港开始修建。随后不久，又征调了 3000 射击军官兵连同家属常住亚速，并动员了大量人口移民这里以便修建塔干罗格港。

8月，除留下守备亚速的兵力外，俄罗斯远征军班师返回莫斯科。但彼得决没有因亚速的胜利而昏了头，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不切实际的估计，相反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如何防范土耳其人为夺回亚速而发动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如何取得利用黑海海峡的权利，使俄罗斯拥有新的出海口；他甚至开始思考如何加快海军建设，使俄罗斯成为海上强国。

三、改革从胡须开始

1698年8月25日，经历了漫长的西欧之行的彼得和随行人员回到了莫斯科。为了给即将开始的变革留下新开端的印记，沙皇一反传统习惯，没有安排臣下用盛大的仪式去迎接他顺利归来。并且在他抵达的当天，甚至没有进入皇宫，而是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他的寓所。因为彼得的心情是沉重的，沿途所到之处，俄罗斯贫穷落后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强烈反差，刺伤了他的自尊，他决心要为改变这种面貌而努力。

第二天，获悉皇上回京的朝臣纷纷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庆贺他胜利归来。领受了西方文明之风的沙皇，用礼貌而又客气的态度首先废除了旧式朝见的跪拜仪式。接下来，他

以臣属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布革除俄罗斯陈规陋习的决心；他从侍从手中接过剪刀，亲自剪除了领主们的大胡子。位高权重的谢英大元帅最先接受这一“殊荣”，号称“公爵皇帝”的罗莫丹诺夫斯基接着也失去了他的美髯，在场的领主无一例外地告别了自己的胡须。几天之后，当然这不再由沙皇亲自动手，大小廷臣纷纷舍弃了自己的胡子。

体面人物失去了胡须，在俄国非同儿戏。因为留须是俄国最古旧的传统之一。东正教会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与的装饰品”，是仪表威严、品格端庄的象征，剪除胡须的行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但是，彼得正是选择这一传统的禁区，向传统挑战。他把剪胡须提高到普及新文明的高度，作为一种国策来推行。他明文宣布：剪胡子是全民族的义务，必须强制执行；除了宗教界，任何居民要留胡须，必须交纳留须税。

这件旨在改变俄国人外观的举措，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实质上是彼得“西化”改革的开端。它表明，一个民族的外观和习尚正是其精神风貌的体现。崇尚守旧象征的胡须，将成为反对新事物的抗议标识。因此，新的变革必须从革除守旧传统的象征开始。

比剪胡子更具风险的变革，是彼得对射击军的“清算”。自索菲娅公主失势以来，射击军在形式上归附了沙皇的控制。但是，这是一支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队伍。在彼得看来，他们“不是军人，而是一群祸害”。这不仅因为射击军在组织形式上的落后和缺乏战斗力，主要是他们仍是俄国守旧传统的象征。他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那种结构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反对变革的立场。

彼得回莫斯科不久，就开始重新审查有关射击军两次起事

的原因和处置的情况。他经过听取汇报和周密的了解，认为审讯工作浮皮潦草，处置措施也过于软弱，决定亲自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从1698年9月中旬开始，涉及4个团的1041名射击军全部押解莫斯科投入监狱，接下来是残酷的折磨和严刑逼供。结果，发现了索菲娅参与叛乱的线索。于是又开始了对公主的审讯。后者矢口否认同射击军的牵连。由于缺乏证据，无法给她定罪，审讯最后不了了之。但射击军叛乱却是事实，不等审讯结束，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已开始执行。除了14至20岁的青少年士兵，射击军共有799人被残酷地处死。

它是彼得以野蛮的方法和野蛮作斗争的具体表现。

在扫荡了射击军这支守旧的势力之后，彼得把注意力转向海军建设和初步的内政改革方面。10月下旬，他动身前往沃罗涅什造船厂，视察那里两年来造船工程的进展状况。沃罗涅什，这个河岸边默默无闻的小镇，由于造船业的发展，已成为生气勃勃的航海工业中心。著名的阿普拉克辛已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调到沃罗涅什，主持军舰的建造工作。一艘能体现俄国技术水平的大军舰。正在建造之中。据说它能装载60门发射6至12俄磅弹丸的大炮。届时，它将为俄国使团赴土耳其签订和约助威。由俄国人自己建造，并由俄国海员掌握的军舰为特使护航，有助于提高国威，是顺利地完成外交使命的坚强后盾。尽管沃罗涅什所造的船在质量上、造型上，还不能同英国或荷兰相媲美，但是它使第一批造船工人取得了经验，并第一次用水手补充了海军的编制，而不再用陆军士兵充数。在源远流长的俄国海军发展史上，这是真正富有实践意义的开端。

反映内政改革的行动，是1699年1月付诸实际的城市自治建设。赋予城市工商业者阶层一定的自治权利，是商品经济

和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条件。早在 1667 年，政府就曾许诺城市居民，将为他们设立一个“适当的衙门”，以保护和管理商人，使其免于地方行政当局的侵扰和无理干涉。但时过 30 年，政府的诺言一直未能兑现。1699 年，政府的敕令再度论证了成立城市自治机关的必要性，并决定在莫斯科建立市政厅（院），在外省城市设立地方自治局。厅、局分别为管理城市工商业居民的中央和地方自治机关。这些自治机构，由选举产生的工商业者的代表行使管理职能，并负责向国家交纳规定税收。它有助于较为自由地组织工商业活动，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税收来源。

1699 年，还有另外两项改革措施付诸实践。一是，2 月间的一次庆典宴会上，彼得开始了剪除宽袖长袍的活动。这同剪除胡须一样，也是一次从外观和精神风貌方面革除旧传统的努力。不久，有关废除宽袖长袍装束的告示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沙皇以敕令的形式规定了外衣的长度和内外衣的比例。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同样体现了沙皇的习惯：一件小事，一旦付诸实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贯彻到底。

另一件事是，彼得在 1699 年末，接受了以基督诞辰为纪年的新历法，并积极参加了新年庆祝活动。新历法使俄国计算时间的方法与欧洲所有国家趋于一致，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节奏，加速了俄国的西化历程，这对改变守旧落后的传统面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新的一年，也是新的世纪——1700 年到来之际，沙皇为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已经做了这样几件事：为夺取出海口，已建立海军舰队；城市已取得自治权；由于强制性地剪胡须、剪长袍，以及采用基督新历法，俄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已经开始发

生重要变化。变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俄国通过西方化，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俄国能否实现、并巩固其西化改革，取决于她能否争取到影响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使这种影响持续进行下去。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但对于封建农奴制浓厚的俄国而言，这是一个颇不轻松的任务。战争的旷日持久，及其对国内生活的深刻影响，都使彼得的改革带有浓厚的军事目的。彼得将在夺取出海口的斗争中检验他的改革，深化他的改革，并利用改革成就支持长期战争。1699年11月11日，俄、波、丹三国同盟建立，俄国正一步步走向新的战争。

四、崛起的强国

1700年8月8日，俄国与土耳其缔结和约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久久盼望这个的彼得立即通知波兰国王：俄军立即行动，按北方同盟要求，向瑞典宣战。沙皇一声令下，十万辆满载炮火、粮食、装备的大车，绵延数十俄里，蜿蜒向西北方向进发。但是，当大军到达特维尔时，传来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作为三国同盟之一的丹麦，由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亲率15000大军在哥本哈根登陆，已在8月8日不战而降。波兰方面，虽先于俄国宣战，但围攻里加瑞典驻军的行动迄无进展。看来，战争的重负已经压在刚刚宣战的俄国身上。彼得已无别的选择，因为瑞典国王率领着18000人，正向里夫兰进发。双方交火的地点将是纳尔瓦。纳尔瓦位于纳尔瓦河下游临近芬兰湾处，是瑞典控制波罗的海的强固据点。平时仅有8000人据守，但都训练有素，如果得到查理十二援军的策应，俄军的形

势就不容乐观。

查理十二用兵一贯神速，这时，他像突袭哥本哈根一样，出人意料地来到纳尔瓦。俄军围攻部队多达 10 万，已连续攻城两个星期，火药、炮弹都已用尽，但却毫无成效。11 月 19 日，集结完毕的瑞典军队向漫散、狭长的俄军围城工事，发动了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俄军顿时乱成一团。缺乏训练的贵族骑兵高喊“德国人出卖我们了”，纷纷落荒而逃。不少士兵因强渡纳尔瓦河，葬身河底；不少人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唯有彼得的两个近卫军团表现出色，但寡不敌众，难以挽回颓势。

纳尔瓦一战，俄军损失惨重；阵亡、溺毙、及饿死者，达 6000 人之众；炮兵连同 135 门各种口径的大炮、丧失殆尽；高级军官几乎尽数牺牲。可是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实际交火的力量；瑞军约 12000 人，而俄军则有 4 万之众。

纳尔瓦之败使彼得一世清楚地看到，他的军队是一支腐败的军队，从而迫使他立即实行全面的军事改革和发展工商业的计划。

纳尔瓦之战暴露了俄军的虚弱，所以改革须从强化军队开始。有三件事必须着手进行，即：变革军制，开辟财源，重建炮兵。

纳尔瓦的溃败证明，原来的贵族军队是难以在战场上取胜的，他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依据新军法案，每 25 户农民必须出一名新兵，按此标准，每年约有 3 至 4 万新兵应征入伍。入伍新兵须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战士每天操练 3 次，稍有懈怠，即遭鞭打惩处。训练常在有经验的外国教官指导下进行。经过一个时期严格操练，新军已经学会怎样组成坚固的阵线，怎样整齐步伐，怎样打开排枪和怎样持枪搏斗等基本功。这种

征集和训练方法，一直贯穿整个北方战争。其间，彼得共征兵 53 次，全国有 284000 人入伍。新的军制，为俄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并以新的军事素质取代了松散、落后的贵族队伍。

筹措军费是一项十分严峻的任务。这方面彼得采取了极为野蛮的聚敛手段。他下令让造币厂的机器加速运转，用大批成色不足的钱币充斥市场。仅在两年内，俄国国内市场货币投放额就由 200 万卢布猛增至 4500 万卢布。此外，他还接受建议，向全体居民加征新税。自第一项新税——印花税付诸实际以来，名目繁多的各类新税接踵而至，包括马鞍税、马匹税、装具税、造船税、大车税、食品税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残酷的敛财方法，虽满足了国家的战时需要，但也暴露了彼得改革的阶级局限，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重建炮兵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为了在短期内恢复炮厂，彼得下令征用教堂和修道院的铜钟。他规定每 3 个教堂须献出一口钟来铸炮。一年之内，用这种方法铸炮 300 门，相当于纳尔瓦战役中所损失的两倍多。此外，他还加速兴办各类冶金工厂，开始利用本国铁矿石生产生铁、熟铁、大炮和炮弹。为适应军需供应，由王家主持的军服，制革和呢绒等手工工场也在莫斯科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当时急需的军事专门人才，彼得除大力招聘外籍军官之外，1701 年专门建立了航海学校，学员们开始接受天文、算学、几何、航海等课程的系统教育。以后这类学校逐步扩大到炮兵、工兵等军种。

经过这些努力，彼得终于在短期内重建了军队。新军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超过了原来的队伍，而且在组织和装备上取得